



萬金川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推動有關中國佛教的跨學科研究

如果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能夠踏入大學，就應該能夠扭轉整個與佛教有關的研究的那種邊緣化的窘態，協助人文或者社會科學那些從事佛學相關研究的研究者，如何從非主流的、從邊緣的而轉為主流和中心的。當然我不是說把這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佛光山教團，實際上我們知識份子本身也要負責。



高教授說他比較年輕，所以要站起來講，我也蠻年輕的，但我還是坐著講比較安全（因為最近腰有點問題）。

從妙凡法師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在今天的座談會上做個基調談話，時間大約是十分鐘到十五分鐘。電話放下之後，我便開始煩惱了，倒不是因為怕造口業而煩惱，沒有這回事兒，其實當老師的，多多少少都在造口業，這一點我的認識倒是十分清楚。我這個煩惱，就像剛才謝教授講的，今天來到此地，原是要錄「口供」的。

有時候，我非常羨慕古代婆羅門種姓的一生。就個人所了解的，印度婆羅門種姓的人，其一生有著四期的生活形態。據說，從八歲拜師開始，其後十二年都是學習生涯，這被稱為「梵行期」。再來就是所謂的「家住期」，結婚生子，全心經營世俗生活。其三是「林棲期」，上了年紀之後，就把家業等等讓給長子經營，自己則前往林間修行，沉思自己的一生。最後便是「遁世期」，摒除一切俗務，四處遊方行乞。換言之，一個婆羅門的一生，其生命有著四種重大的生活轉折。有時候，個人非常羨慕他們，因為對照起來，我到現在為止，都只有一種生活，生命的前三十年在學校裡當學生混日子，生命的後三十年又是在學校裡當老師混日子。因此，要說我最了解的，大概就只有校園了吧！當然，今天不是要談台灣校園這一甲子的變化，這場座談會是要談人間佛教未來展望的。但是要我從

何說起呢？既然自己一生都只在和文教有關的圈子裡討過活計，看樣子也只能從這一方面來說說了。

其實佛光山教團原本就是「以文教起家」，並且強調「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現在年輕人的話來說，佛光山的弘法事業原本就有自己的「型」，這一點當然不需要個人在此多費唇舌來話說從頭。那我想說的是什麼呢？從自己大半輩子在學校裡面跑來跑去，我就想從這樣的關連，來談一談人間佛教未來發展的可能途徑。

第一點我想要說的，在座大部份的專家學者，都是在高校裡擔任和佛教相關的課程。如果願意非常坦誠地面對自己的話，其實在整個文史哲的相關科系裡，佛教研究的處境是相當邊緣化的。也就是在當前文史哲的知識體系裡，佛教相關研究其實都稱不上主流，而是聊備一格的旁支餘脈。或者，以中國傳統的說法來講，那就是庶出，不是嫡系，換言之，就是孽子啦！這種有點悲涼的處境，與佛教和中國文化之間千絲萬縷的百般關係來看，簡直就不成比例。這種複雜關係，文史哲方面，就不必多說了，與會各位都是專家。

就社會科系來講，像高教授是專門研究經濟，結果有關佛教和中國經濟史之間的關係，寫得最好的是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講起來還真讓我們汗顏。特別是在今天，佛光教團在台灣一南一北就有兩所綜合性的大學，都有經濟系，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兩個經濟系所，

基調談話／

推動有關中國佛教的跨學科研究

不能夠在這一方面有所表現，我不敢要求把所有的重點都擺在佛教與中國經濟這一方面做研究，但起碼也應該分一部份出來做這一方面的相關研究，顯現你自己的特色嘛！

抱歉，我是來潑冷水，我說其它的，政府立案的學校，不論公私立的大學，它們的成立並不是以弘揚佛法為其基軸，可是佛教辦的大學來談佛教特有的經濟學，來講一講佛教和古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這有什麼錯？又有什麼不應該的呢？這是我今天想要講的第一點。

當然我也非常高興說，佛光大學成立了一個院級單位的「佛教研究中心」，我想這個中心日後的功能會越來越大。那麼，「佛教研究中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想方設法來扭轉佛教相關研究遊走在現在知識體系邊緣而掙扎的處境。這是我們必須好好去想一想的問題。比方說佛光教團有南華大學，有佛光大學，而這兩所大學都有與佛教研究相關的單位，但是其他的系所好像便與佛教毫不相干了，當然我們不能要求物理系研究佛教和物理的關係，但是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你敢說你的研究與教學與佛教完全風馬牛嗎？

我記得有一次跟大師閒聊，大師說：「當時人間衛視剛剛開播不久，我們需要人才，我們需要劇本，就是能夠從佛經裡找故事來改寫劇本，但是我們找不到這樣子的人才。」當時我在旁邊不敢講話，因為我曾經是中文系出身的。我們中文系沒有這樣子的課程，我

們沒有辦法提供這方面的專業，但是呢？我想佛光大學有中文系，南華大學也有中文系，不敢說要你傾全系之力來做這個，可是你真的可以分一部份人力資源出來研究佛教文學，或是著手佛經故事的改編等等。這在今天，可是非常時髦的，那就叫做「文創」吧！

我們看看日本的動漫，日本的卡通在佛經裡面大量取材。如此大量的財寶，你不會用，讓日本人用。有時候看起來很不甘願，很不甘心，雖然看了他們出品的卡通，還是非常快樂。

那麼怎樣來改變這種狀況，我認為在這一方面，真的值得我們要去好好思考一番的，這個不只是對佛光山教團所辦的大學來說，而是對整個台灣高校來講。我們如何能夠設法敲開老師們研究室的門？如果你敲不開他們的門，你當然就進不了他們的心，你要設法先敲開他們的門，那首先我們就必須要知道哪些老師的門，是我們最值得或者擺在第一位應該要去敲的，那麼，這邊我就要給謝老師找一些麻煩了。

個人以為，佛教研究中心可能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去收集從南到北，從北到南，有哪些高校開設了和佛教有關的課程，是些什麼樣的課程？哪些老師授課？還有，此地這一季的專業期刊裡面有一些是和佛教有關的論文。如果我們可以把它擺在佛教研究中心的網站，它不只是可以讓研究者留意到相關資訊，同時也可以提醒我們還有哪一方面

基調談話／

推動有關中國佛教的跨學科研究

我們有待加強的，或者提醒我們哪一些人就是我們第一批可以去敲他們門的對象？或者是我們可以協助他們所做的研究，或者是我們有一些研究是需要他們的協助，或者是相互的能夠進行某一種程度的合作等等。

我想，我們剛才看到的很多佛光山教團的簡報，看到了那麼多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落實在文化事業，教育事業，這些方面我們不用多說了。但是作為在大學裡面任教，我始終覺得人間佛教的腳步還沒有真正進入大學校園，沒有踏入大學的學術殿堂。如果大師人間佛教的理念能夠踏入大學，就應該能夠扭轉整個與佛教有關的研究的那種邊緣化的窘態，協助人文或者社會科學那些從事佛學相關研究的研究者，如何從非主流的、從邊緣的而轉為主流和中心的。當然我不是說把這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佛光山教團，實際上我們知識份子本身也要負責。

我記得我有一個學生，當年他要到日本留學，要考日本交流協會的獎學金。他語文檢定都通過了，第一關也過了，到了interview的時候，主考官就問他說：「閣下到日本留學，要做哪方面研究呢？」他就說：「準備研究禪宗。」主考官就說：「禪宗是你們的，你怎麼會跑到日本去做禪宗研究？」結果那個學生答不出來，當然最後他的下場很悲慘，沒有通過。

我覺得這個話是很發人深省的，我並不是要把所有責任推掉，如果我們有第一流的研究，如果你我都細細地做過了各種相關研究，並且能夠深刻地挖掘出佛教和中國文化千絲萬縷的關係，那我們不也可以在校園裡大聲地提醒學校裡的同仁，並且對他們說：「你們漠視了佛教，漠視了佛教在中國的重大影響，不論是在政經文的各方各面。」

雖然已經聽到不可以再講下去的警告鈴聲，但是心中還是覺得頗為高興的，這表示我口業可以少造一些了，謝謝大家。



所謂人間佛教，就是生活的佛教，
就是說話、走路、吃飯，

不論做任何事，都應該合乎佛陀律儀的教化，

例如：佛法中的發心，可以運用於我們的生活中，

敦親睦鄰、孝敬親長、友愛手足、幫助朋友。

佛法不是畫餅充飢、說食數寶，

應該身體力行，徹底去實踐，

進而擴充運用於家庭、學校、社會，

不可以把生活與佛法分開。